

## 前 言

一支生活在多民族地区的汉族民系。

它有一部漫长、艰辛的迁徙史。

在广西，除了四个县以外，都有客家人分布，人口总计 560 万。

它坚守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发展。

它和周邻居民经历了相聚、相斗、相亲并相互认同的三部曲。

在近代中国反帝、反封建斗争和文化、科技的发展上，它作出了不凡的贡献。

广西客家——一个仍待深入探讨的课题。

关于客家的研究，已经开展了 100 多年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十分可观。但是，在作为客家大省（区）之一的广西，至今仍没有一部关于广西客家的综述性的著作，即使研究的论文或涉及部分地区的论著，也是聊聊可数。与兄弟省区相比，差距甚大。因此，从总体上说，对广西客家的研究，仍旧处于探索阶段。

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省（区）。它山多田少，地形复杂。在历史上，经济、文化都比较落后。因此，迁入广西的客家人，和生活在其他省区的客家人有所不同。他们面临的生活环境以及与周邻居民的关系都比较复杂，要想站稳脚跟，得到发展，也特别艰难。研究不多和情况复杂，既是研究广西客家的难点，又可为我们提供广阔的探索空间，发现新的问题，从而取得新的认识，避免研究工作走入陈陈相因的老路。这又是它的有利方面。

我是客家人，对客家的问题素来就有兴趣。记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，我先是到柳州地区的柳城、雒容参加土地改革工作，而后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，我经常下乡搞社会调查。那时候，政治运动频繁，上山下乡的机会也多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不管当时的“中心工作”是什么，即使在身处逆境的时候，每到一地，或者遇到可以请教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工人、农民、干部或学者，我都不忘向他们请教有关客家的问题。尽管如此，距离对广西客家进行全面的 research，仍有很大的差距。

1990 年，广西教育出版社约我写一部广西客家研究的专稿，并且签订了合同。我在原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继续摸索了两年，仍感头绪茫然，难以下笔。真该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的郑妙昌、江淳和谢纪智等同志，他们一再表示：“不要着急，你认为满意了再交稿，我们负责出版。”有了这种可贵的学术宽容，使我有时间、有勇气把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。2004 年，广西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成立。在王建周所长和余鑫晖、熊守清、彭会资等教授的鼓励与帮助下，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，并且决定收入研究所的“客家区域文化”丛书出版。

《广西客家》共有八章。第一章《客家与客家问题研究》，是为参加 1991 年在桂林召开的客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写的。会后经过修订，改为《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》，发

表在嘉应大学《客家研究辑刊》（内部刊物）1996年第二辑上。后应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吸纳，并因此在语言、习俗乃至族属上的相互变易等问题，在本书的第七章作了探讨。

客家人的重教传统和爱国精神，使他们在近代反帝斗争和民主革命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，而且涌现了不少对国家和社会进步颇有建树的人物。对此，本书第八章作了简要的介绍。

客家方言是个重要问题。但论者已多，而且在我们计划编写出版的“客家研究”丛书中，有《广西客家方言研究》专题，所以我就不重复了。

广西是客家分布的大省（区）之一。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地区实际的制约，广西客家和其他省区的客家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，又有自己的某些特点，个中关系也至为复杂，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交往的频繁，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，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。但是，可供参考的资料有限。因此，研究的难度也十分明显。我写《广西客家》的主要依据，一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调查，二是查阅各类文献资料。前者有我自幼在客家地区生活的亲历、亲见、亲闻，以及50多年来在广西60多个市、县的调查采访，同时得到各地朋友们的热情指导与帮助。但是，调查采访的空缺与不周之处仍然存在。后者主要参考有限的地方志书、私家谱牒、文史资料、官方文书、各种碑刻以及学界的研究成果。同时，尽力之所及，对掌握的资料进行辨析，力求接近真实。

经过14年断断续续的工作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，虽然写出了这部书稿，但我的心仍然忐忑不安。在此，我诚恳地向朋友们提出请求，如果发现问题，不论巨细，都请不吝给我指出，待有机会时再作补充和改正，我当感激不尽。

钟文典

2005年3月28日